

中 华 传 奇



情 爱 长 廊

名 刊 文 库

● 火 祭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中 华 作 家

名刊文库

情 爱

长 郎

● 火 集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爱长廊/李勤学等主编.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8.5

(名刊文库·中华传奇)

ISBN 7-5313-1884-9

I. 情… II. 李…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9258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建平县印刷总厂印刷 春风文艺出版社发行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字数:110 千字 印张:5 $\frac{1}{4}$

印数:1—8,000 册

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洪 钧

责任校对:潘晓春

封面设计:冯少玲

版式设计:张 斌

ISBN 7-5313-1884-9/I·1637

定价:7.50 元

《名刊文库—中华传奇》编委会

主 编：李勤学 黄大荣
副主 编：程登科 王庭秀
编 委：李勤学 黄大荣 张东平
 胡荣威 杨爱群 程登科
 王庭秀 胡学源 洪 钧
 (执行)

本卷作者：筱 潇 丽 妮 耘 云

总 序

多年前，我们曾提出重读张恨水的主张，其所以如此，盖因为当时有些“通俗文学”，如同被高烧弄得神志不清的病人，脏词秽语频出，胡言乱语盈篇，更有甚者，一些低俗下流、不堪入目的内容，也粉墨登场，招摇过市，直弄得涉世不深的青少年读者，误入迷津，年长的读者瞠目不解，怨言四起，从而出现了与通俗文学的优良传统背道而驰的局面。有消息说，为使中国的通俗文学得以健康发展，今天终于有人出来组织一些人讨论张恨水，重读张恨水了。这中间，尽管丢了一些羔羊，但能重修篱笆，也是好事。

通俗文学，也为郑振铎先生称之为俗文学，并有这方面的理论著作留世，可见，中国的通俗文学早已为我们的文学前辈所重视。

通俗文学一向有着很好的传统。

早在一千多年前，白居易的诗就“以六义为主，不尚艰难，每成篇，必令其家老妪读之，问解则录。”（《白居易集·白居易传》）在创作上，白居易“不尚艰难”的主张与向“老妪问解”的实践，不只为当时的人们所赞赏，同时，也为后人做出了榜样。因此，史家赞曰：“文章新体，建安、永明。沈、谢既往，元、白挺生。但留金石，长有莛英。”（《旧唐书·白居易传》）当然，对他的文格与人格，也有人一直在诋毁着，这些都无关紧要，因为人多嘴杂嘛。

文学总是让人看的，但是，对文学作品给多数人看，还

是为少数人所乐道，一直有着不同的看法与做法，这就是所谓的“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之争。其实，作为阳春白雪的《离骚》，并不因其词语的古奥，使人们失去对屈原的崇敬，因为历史总是称道那些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者；那些低俗下流，并以“下里巴人”为幌子的东西，也不会因语言的浅白通俗，就为人们所赞赏，因为庸俗下流诲淫诲盗毕竟为人所不齿，为人所痛绝。显然，思想内容的健康与否，深刻与否，对一切文学艺术作品，都是重要的，通俗文学当然也不能例外。

我们所承认的通俗文学，除了历史上留下的民间文学及创作的通俗文学作品之外，还包括现实中出现的民间文学及以通俗化、大众化为特征、能满足一般读者消遣娱乐的文学作品。当然，优秀的通俗文学，还要做到雅俗共赏。由此，我们完全可以说，“阳春白雪”，不能“阳”得不食人间烟火，“下里巴人”也不能“下”得污秽不堪，作为通俗文学，尽管语意通达，意趣横生，情节曲折，形式简素，但是在内容上，却应当是健康的，严肃的，深刻的，有益的。这是通俗文学应当具备的首要条件，至于语言的运用，形式的演变，将会以时代的需要，作家的探索，而出新，而立异。也有人说，通俗文学，低人一等，其实并不尽然，正如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样，如若失去宝贵的自尊，还有何尊严可谈？通俗文学亦然，要想为人接受，为人承认，为人尊重，那么，通俗文学及其作家必须自尊，这个自尊不是别的，就是要有一个端正的态度，良好的愿望，孜孜以求的精神，如同为人们创作了许多优秀通俗文学作品的张恨水先生，文学瑰宝《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乃至被称为百科

全书般的《红楼梦》，最初都是以通俗文学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的，尽管当时不为人们特别是一些道学先生们所认识，所接受，而且，“黑哨”频吹，恶语不断。但是，历史还是最公证的，这些作品终于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成为人类的精神财富。不言而喻，这些作品的作者，也一直令我们敬仰，令我们骄傲，何有“低人一等”之说？

人们的文化水平、艺术修养、欣赏趣味不同，对文学艺术作品的需求，也应当有所区别，有的人为名垂青史的经典交响乐所倾倒，也有的人痴迷于评弹与二人转，这种“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的现象是极为正常的。正因为这样，春风文艺出版社在编辑出版了《名刊文库：〈收获〉选萃（1957—1997）》的同时，又编辑出版了这套《名刊文库：〈中华传奇〉》。前者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严肃文学或是纯文学，后者则是通俗文学，这些都是从一些知名的刊物上精选出来的，是刊物中的精华，其目的在于让读者用少量的花销，少量的时间，读到更多的有思想有故事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作品，其用心之良苦，可见一斑。

当今，报刊如林，各有特色，名刊名报，比肩而立，窃以为，编辑出版《名刊文库：〈中华传奇〉》，同编辑出版《名刊文库：〈收获〉选萃（1957—1997）》一样，都是一种尝试，一种探索，而且，这种尝试与探索，还应推而广之，扩而大之，其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物质上如此，精神上亦复如此。

洪 钧

1997年12月8日匆草

目 录

总序	
火祭/1	

火 祭

悲剧的义务是向自然举起一面镜子。

——作者题记

楔 子

刚踏上芙蓉村古屋门前青石铺成的石阶，苏妹便被一股阴冷之气侵袭着，顿时毛骨悚然，吓得双手一松，手上的花格帆布挽包落在石阶上，发出“叭”的一声响。

一阵秋风吹过，将伸出包口的一摞日记本翻动着，那呼呼啦啦的声音，像山林中落叶的呻吟。

一扇笨重的锈痕斑驳的铁皮板门，在几声狗吠之后，发出沉重的喘息，“吱呀”一声，隙开一道灰蒙蒙的光柱。

那光柱被一个幽灵似的黑影从中划裂。

神秘破败的芙蓉村，比余飞虹向苏妹介绍过的更森然

可怖。

苏妹紧紧地搂住余飞虹，身子像秋风威慑中的枯枝败叶，簌簌直抖。

余飞虹看见那个黑影，赶紧拉开苏妹的双臂，低沉的声音明显地颤抖着：

“晓露，我是飞虹。”

说着，却弯腰去捡掉在地上的日记本和包，把吓得抖抖索索的苏妹留给那个黑影。

“嘎——”的一声，门开大了些。

苏妹的恐惧已变为紧张。她必须正视眼前的现实，必须面对这个女人——陆晓露。

她看到了一个魍魉似的怪物，不是人，更不是女人。

陆晓露——那个黑影已变得清晰，清晰得让人目不忍睹。她的头发已全部脱落，一团团十分刺眼的褐红色肉疙瘩，在黄得发亮的头皮上凹凸不平地堆积着，一张分不清五官的脸，实际上也是一团褐色的肉球，肉球上惟一的亮点，是深嵌在眼窝里的一双眼珠。

当陆晓露用这双眼睛望着年轻漂亮健康充满生机因害怕和紧张又显出几分稚气的苏妹时，因为惊诧，也许还有一丝掩饰不住的带着凄凉感的妒意，这一张本来狰狞的脸上惟一可以表现温柔的眼睛，也变得凶残了。

苏妹感到自己的胸膛如被利刀剖开，裸露的心襟中，自信、勇气、欲念，全被这双眼睛无情地收摄了。

她像个被人抓住的贼，本能地向后退着，一脚踏空，仰面倒倒在石阶上。

听到一声“啊呀”和人体倒地的轰响，余飞虹转身去

扶苏姝已来不及，苏姝的后脑顿时血流如注，很快便失去了知觉。

他扔下刚刚整理好的包，抱起苏姝。

陆晓露惊恐、懊悔，没有五官的脸痉挛着。

她走近余飞虹。

余飞虹瞥了她一眼，禁不住浑身起鸡皮疙瘩，赶紧绕开她，抱着苏姝走进古屋。

山林的夜仿佛是突然之间降临的。没有落日的壮观，没有黄昏的依恋，黑暗迫不及待地笼罩了整个古老的笑容村。

一条似狼的公狗从密林中窜出来，贪婪地舔净了苏姝流在石阶上的血，那放射出凶光的狗眼警觉地四下望了望，一溜烟从隙开的门缝里挤进了古屋，然后，用头抵住了大门。

锈痕斑驳的铁皮板门又沉重地喘息着，合上了。

第一章 隔篱桃花

痛可以忍，酸却是难忍的。

水衣萍终于完成了巴黎某大学戏剧文学博士学位的最后一篇论文——法文剧本《桃花笺》的创作。

她哼着一支小曲，收拾并装订好经过第三次修改的文稿，坐在书桌前的转椅上，随着椅子的晃动，又开心地哼了一遍那支自度曲。看着壁上的猫咪闹钟，离天亮还有两个小时。她离开椅子，宽衣解带走进浴室，在澡盆里泡了半个小时，又用四十分钟吹干梳理好两个多月来无暇照顾

的长发，将它挽成一个螺旋髻，然后换上一件藕色金丝绒旗袍。

对着穿衣镜站了两分钟，总觉得还差点什么。想了想，离开镜子，打开梳妆台抽屉，捧起一只古朴的意大利式梳妆盒，拿出一串廉价的却被她视为珍宝的相思豆项链戴上，兀自领略了一会儿甜蜜的回忆，又顺手拈起母亲留给她的——一枚翡翠绿底红玉莲花别针，别在胸前，再披上一件杏黄色开司米挑花披肩，薄薄地擦上一层护肤霜，涂了一点玫瑰红唇膏。再走到穿衣镜前，满意地对镜子笑了笑，轻柔地呼唤一声：“想你，飞虹！”这才将文稿装进一只圆环藕色金丝绒软包中，穿一双坡式软底时装鞋，轻轻地掩上了房门。

水衣萍今年四十岁，是中国泉山大学艺术系的戏剧理论讲师。她的父亲魏伟业早年留法，娶了一位叫阿尔莲娜的巴黎女学生带回中国。在那场史无前例的令人至今无法理解的风暴中，父母双双跳湖而死，留下孤零零的混血儿魏莲莲。邻居救起了准备追随父母投入泉山脚下月亮湖的魏莲莲，收养了她。她为纪念父母，改名水衣萍。

她并不是在出国热中来到巴黎留学的，而是为了一段无法梳理的感情纠葛，当然也为了能有一个相对宁静的超脱的学习心境，当年过八旬的舅舅，水衣萍在巴黎的至亲写了一封只有垂暮老人才写得出来的恳切的信，希望她能到巴黎来时，她思虑再三，办了出国探亲的手续。

这在当时，也许令人羡慕，而在水衣萍，无疑是一种痛苦而又无可奈何的选择。

好在两年多的时间终于过去了，她的学业就要圆满的

结束了，她可以回到祖国，回到恋人余飞虹的身边去了。

那串余飞虹和她共同采撷的红豆做成的相思豆项链，那父亲送给母亲的定情物，母亲又留给她的莲花别针（她因父母爱莲而被号以“莲莲”之名），那套藕色的典型中国式旗袍，还有她两年来学习的结晶，将了却一段心愿的剧本《桃花笺》，都寄托着她热烈而含蓄的感情微鸣，将她的心已送回了泉山。

年过八旬的舅舅还没醒，水衣萍轻手轻脚地离开屋子，在车库取了车，向埃米尔·德教授的私人资料馆驶去。

埃米尔·德教授是巴黎某大学的戏剧文学博士，水衣萍是他所带的三个中国留学生之一。他同时又是汉语言文学博士，曾多次到中国讲学，为交流中法文化作过不少有益的工作。他年过五十，却依然精力充沛，朝气蓬勃，甚至还有一种童心未泯的天真。他像热爱汉语言文学一样，热爱中国的大好河山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甚至奇怪中国人怎么会购进西方拷贝。中国的琴棋诗画，中国的饮食文化、园林建筑、体育文化和茶经、酒源……他都悉心研究还努力效仿，似乎非得把自己改造成一个道地的汉人，而不能满足于仅仅被誉为博学多识的汉学家。

埃米尔先生会饮中国酒，会品中国茶，会走中国棋，会吟中国诗，还会写中国的章草小楷和王羲之的大“鹅”字。当然也有中国名字，曰：周梦窗。他喜欢中国的竹林七贤、陶潜、苏东坡、黄山谷，还有以插花《瓶史》名扬日本的袁中郎；不知为什么对陆九渊和朱熹深恶痛绝。

他那中国名字，自然也有些来历：梦窗玉田吧。

由于他法国血统中的贵族气质，这种认真成癖使他不

同于背了学问包袱便食古不化的英国人，反而更显出其书记翩翩和儒雅风趣。他那一双炯炯有神的蓝眼睛，也逐渐变得含蓄深沉，那些隔着水晶石镜片的注视，充满诱人的温厚与诚挚，每每令接受这种注目礼的女性不自觉中便放弃了对异性的戒备。

水衣萍既是埃米尔先生的学生，也是他的半个助手，这使她比另外两名留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到埃米尔先生的私人资料馆来。

埃米尔先生请水衣萍教他练中国的太极拳，他们还经常玩中国古代的投壶小赌，研究袁中郎的插花艺术。这些轻松的游戏大多在早晨九点以前进行。当然，也有剧烈一点的运动，如冬天打网球和夏天的游泳。九点钟以后便是阅读、交流，下午上大学讲堂。

水衣萍对埃米尔先生资料馆的兴趣还在于，这片亭阁式仿唐园林建筑，维系着她的乡情乡恋，一走近它，水衣萍便不由自主地生出一种归宿感。

何况，这里离茶花女墓很近。

车绕过克利希广场，蒙马尔特墓地向后退去。水衣萍习惯地往右一瞥，似已望见了远远的碑林墓丛中，那有着粉红色茶花花束下的一个法文“怨”字。她心情不好时，常临谒茶花女墓，每次来都要用白色茶花精心编织一个中文的“怨”字花环。这种时候，她温习茶花女墓的碑文，被阿尔福西娜的凄凉身世所感动，而自己那些淡淡的幽怨，在开始精心编制花环的时候，便已悄悄地消弥了。

此刻，一种解脱感，一种和情人重逢指日可待的愉悦，充满了她的身心，那个一晃而过的“怨”字，自然失去了

以往的悲切和凄凉感，换不来她一声同情的叹息了。

过了蒙马尔特公墓，车速加快，进入一片就巴黎而言可以算得上清静的世外桃源。

再过去，经过一段如外省乡村小道般的无名公路，便可以望见位于塞纳河西北段的那片属于埃米尔先生的小建筑群了。

车刚刚在院落前停稳，水衣萍便从车窗内望见了笑容可掬的埃米尔教授。

这片建筑群的院墙是缩小了的中国宫墙。醒目的红墙和对比强烈的琉璃瓦相得益彰，色彩的反差引人注目。

水衣萍初进资料馆时，埃米尔教授曾指着院子说：“我住的是帝王院落，来客都是神仙侣。”

她被埃米尔教授的幽默一下子逗笑了。她抬眼一看院门上方的匾额，却见三个山谷体镏金大字：

莲韬馆

两边抱柱上，也是山谷体的联句，曰：

风雅一手提学子 江天小阁坐人豪

当时，出于礼貌和初来乍到的生疏，水衣萍才没有笑弯腰。

埃米尔先生自然理解水衣萍的笑，便像历史博物馆的解说员一样，侃侃道来。

“你应该听说过早年在巴黎大学攻读文学博士的张天

放吧？既然你们的瘦西湖可以借西湖和金山一角，我缘何不可以用塞纳河权当浦江，借张天放先生的联句和暨大教导主任的匾额一用？”

回想起这些有趣的往事，就像发生在昨天。再过一个礼拜，水衣萍就要离开巴黎了，她还真有些舍不得这位博学而风趣的老师哩！

水衣萍推开车门，埃米尔先生掩饰不住惊讶，愣怔着她的一身衣装，最后，眼睛停在她那高高挽起的螺旋髻上。

“我的天啦！衣萍，今日焕然一新，面目全非了。”

水衣萍从未如此“盛装”地出现在莲韬馆。她总是随着季节和气温的变化，随意地穿一身厚薄不一的棉织运动衫，颜色也很单调，浅蓝色或青色。虽然潇洒大方，却实在没有这样突出地显露过她那东方女性的神秘美。埃米尔先生曾几次以“服饰艺术”为题暗示过她，却不见她在这方面的颖悟。

今天，她的这一身打扮自然令埃米尔先生大吃一惊，甚至有些眩惑了。

水衣萍面对埃米尔先生的大惊小怪，淡然一笑，说：

“今天我要向老师交这篇关键性的论文，所以用‘浓妆艳抹’来增强信心。看来，穿这身衣服，不能陪老师练拳了。”

“拳天天可练，论文却不是天天有得交的。”埃米尔先生沮丧地说，因为失望，又咕哝了一句法语：“怕不会再有练拳的机会了。”

他最不喜欢水衣萍称呼他“老师”。这称呼无疑是高速公路上“保持距离”的警语牌。他曾经多次对水衣萍说：

“我叫周梦窗，你称我‘周梦窗’或‘埃米尔’均可，请不要称‘老师’。”

水衣萍却依然如故地“老师”“老师”地叫着。

埃米尔先生乍见水衣萍这身穿戴，窃喜为应了中国“女为悦己者容”那句话，希望她能改变称呼，岂料……他耸了耸肩，洋人无可奈何的习惯也掉出来了。

进了院门，眼前是一派“梧桐叶落秋已深”的景象。这大约是埃米尔先生做出来的人工“悲秋”之状。以他的洁癖，是不会让隔夜的桐叶堆积得满地满阶的。即使埃米尔先生疏忽了，难道负责收拾院子的仆人不怕失职而被辞退？

水衣萍不好太刻薄，她捡起一片巴掌大的桐叶，轻轻地叹息一声。

她毕竟懂得尊重他人的感情。

几株粗枝大叶的梧桐树围着一方五六十平方米的水池。

埃米尔先生曾在池中下过几次莲种，却是徒劳枉然，池中只长出一些自由散慢的浮萍和无羁无绊的水草。他曾望着这些浮萍和水草怅惘自己的爱莲之情。水衣萍成了他的学生后，他反而珍惜起这些浮萍来，常常独自对着池子沉吟：

“也是天缘巧合，水衣——萍。”

池中百十尾品种不一的金鱼穿来穿去；一对比野鸭小比鹌鹑大绝不是鸳鸯被埃米尔先生作鸳鸯待的水禽，悠然自得地昂头游着，俨然是高贵的天鹅公主。

前院没有花草，除梧桐树外，多为中国常见的能在巴黎盆地这一纬度生长的植物。一丛丛翠竹，一塔塔雪松，一